





第四四二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歷代名臣奏議（二〇）

明楊士奇等奉敕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周璣

編修臣張謙勛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澐

謄錄監生臣張曾秀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禦邊

漢文帝時太子家令晁錯言守邊備塞急務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一

禽屯則萃積死夫匈奴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水

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容理鳥獸羣毛其性能讀曰耐下

同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

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積於道秦

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謫

及贅墾費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

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

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

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匈奴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匈奴鞍馬為居射獵為業非有城郭田宅之歸不費屯集輓運之力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匈奴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匈奴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敵又已去聚而不能為費甚大罷之則敵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患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匈奴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

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壑具蘭石布渠谷蘭石城上雷石也渠谷鐵蒺藜也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虎落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一說以竹篋相連連也先為屋室具田器廼募羣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匈奴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敵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

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從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剖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五百帥名也假音假借之假大也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識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

死如此而勤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宣帝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連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煎諸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眾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事後使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其欲壞其計令解散之其

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

長阮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

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

果遣使至匈奴藉兵藉借也欲擊鄯善數煌以絕漢道充

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執不能獨造此計

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廼解仇作約到秋馬肥

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救視諸羌毋令解

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百二十

六

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

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

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

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疊

為羌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

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

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

遣問焉曰將軍度羌人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

如一見兵難踰度踰通也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

人小國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

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敵

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銜枚者欲其無聲使敵不覺渡輒營陳

會明畢遂以次盡渡敵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

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

也擊敵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

望陘中亡敵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百二十

七

羌人不能為兵矣使敵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陘中兵豈

得入哉杜塞也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

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

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敵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

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

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闢而死可得邪充國子

右曹中郎將印將期門俠飛羽林孤兒吳越騎為支兵

至令居敵並出絕轉道印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

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敵

疏搜索也

通轉道津渡初罕

升豪靡甞覓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

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

以為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

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

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

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

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敵謀徵極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百二十一

八

迺擊之

徵要也其倖極者也

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

弛刑謂不

加鉗飲者也弛之言解也

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

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

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

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

此羌在境外之冊今羌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

冬

能藉耐

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

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

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羌以畜產為命今時離散兵即

分出雖不能盡誅盡奪其畜產虜其妻子

賈續曰但復引兵

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羌必震壞

仍頻也

天子下其書充

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

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還千

里

四謂路紆曲也

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

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羌必商軍進

退稍引去

高計度也

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羌即據前險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百二十一

九

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異域笑千載不可

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

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

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

域

要遮也杜塞也

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

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

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

者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

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也負恃不先破罕

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

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

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

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

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

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橐東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

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百二十

冬敵皆當畜食此畜謂口蓄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

士寒手足皸瘃獸所裂也瘃寒創也寧有利哉將軍不

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敵音軍瘡音竹足反又歷年歲乃勝小

誰不樂此者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

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

侯奉世將娒月氏兵四千人服虔曰娒音兒羌名也蘇林曰娒音兒遮反師古曰

是也蘇音亡慮萬二千人亡慮大計也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

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獲也去酒泉

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

雖不相及使敵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

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吳越

狄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

利蠻夷大敗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太白出高用兵深

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

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百二十

有守以安國家廼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

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

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

私美陛下威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

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

王將騎四千及煎鞞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

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

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為人所引也今罕羌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

十一

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敵之術而從為敵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敵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敵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敵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敵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十一

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父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敵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國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靡名也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羌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脰寒泄脰以下利也言其患又苦下利脰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及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

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即將叩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

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

繡衣謂御

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

羌人得至是耶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

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

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十四

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

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

兵久不決四裔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

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

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

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

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稊二十

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

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

且羌人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也臣愚以為擊之不便

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人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

千頃以上其間部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

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

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

穀月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

處永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十五

令可至解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

郡騎及屬國敵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

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

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

軍之計敵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

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
親戚畏死亡一也今敵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遜
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
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人雖未即伏辜兵法可期月而
望羌人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
十輩此坐支解羌人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
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
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人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貪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百二十

十六

破其衆以成羌人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
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
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羌
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
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
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疫癘墜之患坐得必勝之
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
外不令敵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

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陁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
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縣役
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
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
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
敵雖未伏誅兵法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
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敵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
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百二十

十七

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佳擊久留得亡效
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
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
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分餘不過七八千
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
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
敵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法可期月而望竊
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

吏卒數千人敵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使部曲相保為壘壘木樵枝聯不絕便兵弩飭關具燧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敵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敵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敵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敵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令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百二十

十九

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

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盛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論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百二十

十九

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人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羌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

中郎將叩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叛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元帝竟寧元年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百二十

二十

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傲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

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匈奴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匈奴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傲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何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百二十

二十一

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異域之隙窺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百二十

三十一

光武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曰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人蠶夷荒服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志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制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持節如

舊

時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眾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裔朝賀絡繹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彪又上言曰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百二十

三十二

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

和帝時安定降羌燒何種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為奴婢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廩相曹鳳上言曰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紀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

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人今者哀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人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者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百二十

王

安帝時北部與車師連兵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以為北部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

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部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敵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靡於廬山之壑府庫單竭杼軸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敵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敵財賄益增膽執益殖殖生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感國減土經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百二十

王